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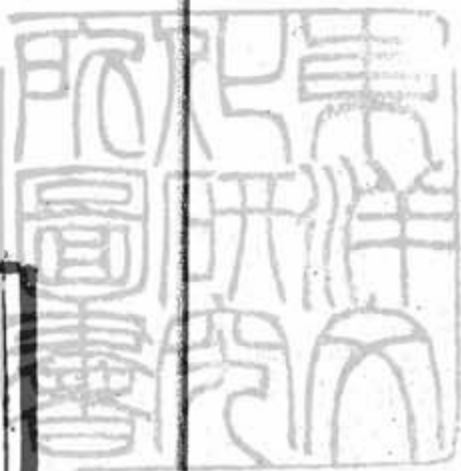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考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安 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是也 雍和也 變

節略卷十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五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牧誓周書篇名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也晨鳴

牝雞之晨索窮也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

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咎肆陳也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

商邑

真德秀曰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
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
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
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
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
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
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妲己實也夫驪戎
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



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
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

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
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

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亦必以女戎
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

比猶台也殷辛罰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
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平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貞德秀曰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比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鬲

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速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也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
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
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
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時楚
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
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
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
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
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

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
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
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
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
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
之至言也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冒其限也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橫木往往為黃金

釭音工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

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疆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

[臣廉]竊考漢書五行志成帝微行與富平侯俱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兒也張公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宮門銅鏤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

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真德秀曰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醜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宮嬪也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

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髻之異厭弧箕服之祥國語雖近恠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淖音鬧

[臣廉]竊謂漢運火德故宮嬪淖方成有禍水滅火之說歷代德運不徒鄒衍劉向言之而程頤

亦嘗謂唐土德少河患宋火德多水災淖方成
蓋女博士而知書者也故其言如此然德秀於
此既箋註漢火德矣而又引屢弧箕服為言何
邪要知方成之意但謂絕色能傾國耳非有他
恠異之論也

盤游之戒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真德秀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

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
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
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
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
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
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

晏子嬰白吾欲觀於轉附

朝儻

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

放至也琅琊邑名

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勸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巡行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陳其所職無非事者受之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息賄賄胥讒賄賄側民乃作慝慝怨也方命虐民方逆也

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

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

舟逆水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飲以

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



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歌之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真德秀曰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

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

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

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

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

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

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

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

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

擊熊豕馳逐羣獸相如上書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捷疾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

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

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

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銜謂馬銜檠車鈞也



也馬銜或斷鈞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况平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

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

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索千金索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

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真德秀曰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

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

故錄之

臣廉竊謂相如之文恐此為最說得利害甚明

雖然行則鳴珮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之類則

未之及焉其於禮義固已踈矣使有手格猛獸
如商紂善馭八駿如周穆者聞之未必信其言
也要之相如之言固不可忽而禮記之論何可
以不知哉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南

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微行常用飲酎已以酒新熟八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

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上下馳射鹿

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



言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
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
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
宮太后上大驪樂之

真德秀曰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
惟趙武靈王僞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
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
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
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
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

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
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媠嫚溷
殺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
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
其醜有甚於人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備
則自武帝始可戒哉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永長也圖謀也

真德秀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
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
為謀者踈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
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
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
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
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真德秀曰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
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禹所以稱其勤邦儉家
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
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
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
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
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左氏傳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晉侯問於
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
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并作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虎祁地各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野師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
貳心

真德秀曰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爲之
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
也可不戒夫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

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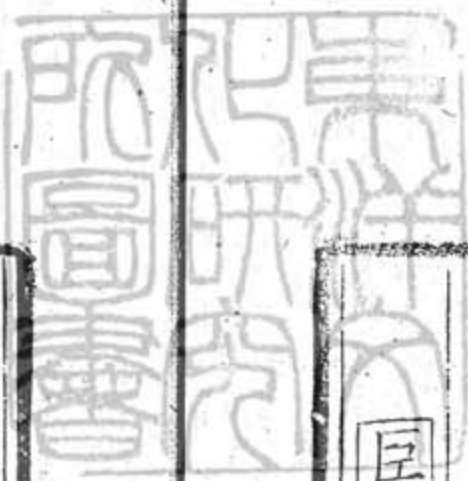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駢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

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真德秀曰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旣足爲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爲之賦曰明星燐燐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迤邐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間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臣廉竊謂阿房宮賦渭流漲膩煙斜霧橫維形



容或過然亦可謂能言秦人之窮極奢侈者矣賦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數言者尤足為千古覆轍之戒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

真德秀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白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爲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爲後世法矣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

讒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功餘可

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幣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真德秀曰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元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愆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

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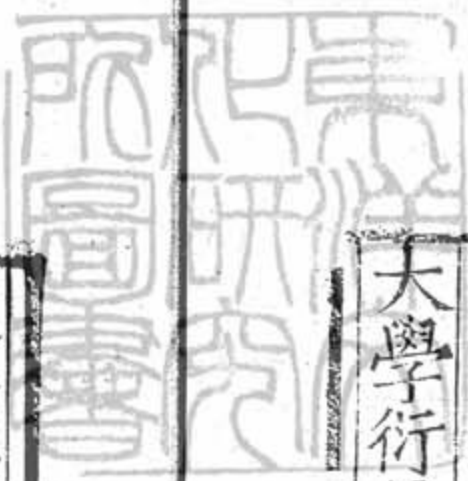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真德秀曰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

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

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懇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五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六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修身之要一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真德秀曰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